

## 專題引言

本文執筆之時，傳來勞思光先生去世之消息。眾所周知，勞先生特別關心「文化哲學」（Philosophy of Culture）。在現代中國，知識分子關心的是「中國文化向何處去」的問題，這引起了對文化問題的種種反思。不可不知，勞先生非常留意日本的現代化。他認為日本現代化的成功，是由於她有一自覺的模擬。他說：「文化史上最典型的模擬的例子是日本。日本與中國同受西方壓力，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自強運動也差不多同時，然而日本的維新並不認為要脫胎換骨，把傳統信念、價值都丟到茅廁去，日本文化是很自覺地在模擬。」<sup>1</sup>根據勞先生的分析，日本有一個自然的學習歷程，這可以為中國文化路向的問題提供參考。他指出：「二次大戰以前，日本有若干傳統文化在西化過程中都並沒有改變，中國人因此瞧不起日本，總認為它的西化是表面的、零碎的。其實，倘就學習歷程講，日本的方式才是自然的過程。」<sup>2</sup>

如何了解日本文化，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課題。雖然「日本哲學」是了解日本文化的一個要塞，但長久以來卻被邊緣化。近年在國際學術界，日本哲學的研究日漸受到重視。籌備了多年的 *Japanese Philosophy: A Sourcebook* (University of Hawai'i Press) 終於在二〇一一年面世，而首份設有審查制度的學術期刊 *Journal of Japanese Philosophy* (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) 的創刊號亦將於二〇一三年初出版。這些研究活動的目的，無非是要將日本哲學打造成一個「學術領域」(academic discipline)。

與其他語言區域比較，漢語學界對日本哲學的研究，可謂仍在起步階段。近年有關日本儒學、京都學派的學術專著和論文雖有所增加，但為數不多。翻譯方面，以現代日本哲學家的著作為例，大概只有西田幾多郎的《善的研究》、和辻哲郎的《風土》和九鬼周造的《「粹」的構造》等專

---

1 勞思光：《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3年），頁56。

2 前揭書，頁192。

著的漢譯。可喜的是，漢語學界專門研究日本哲學的人數開始有所增加，當中不少更曾留學日本或在日本進行研究。在全球化的視野下，日本哲學已不是僅限於日本人的哲學，而是要積極地跨越文化與語言的界限。在跨文化哲學運動興起的背景下，日本哲學可以提供一些新的對話資源。

近年來，臺灣成為了日本哲學研究的另一重鎮，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行了多次有關京都學派的研討會，臺灣哲學學會的周年大會亦有一些與日本哲學有關的報告。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八日，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舉辦了一個題為「全球化視野下的日本哲學」的研討會。該次會議是漢語學界首次匯聚多位研究日本哲學的學者，打破日本學、思想史與哲學之間鮮有交流之局面，以全球化視野思考日本哲學。本期《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》的專題是「全球化視野下的日本哲學」，刊登了上述研討會的三篇論文和一篇譯稿。

陳瑋芬的〈「哲學」之創譯與演繹——兼論「哲學」與「理學」之辨〉探討"philosophy"的漢譯成立過程。今天，"philosophy"一般被譯作「哲學」，此譯語來自西周。西周曾嘗試以「斐鹵蘇比」及「希哲學」去翻譯"philosophy"，但後來卻決定用「哲學」一詞，從而避免了「理學」這個帶有宋明儒學色彩的術語。事實上，「哲學」的創譯不單產生了一個譯語，它同時亦是確立了一個學術領域。西田幾多郎強調，哲學是一門具有普遍性的學問，但不同的文化亦有不同的哲學。這雙重意義當然適用於日本哲學——日本哲學所探討的問題有普遍性，但日本哲學亦有其獨特的文化內涵與關懷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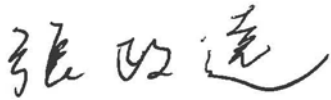
廖欽彬的〈近代日本宗教哲學的開展——清澤滿之、西田幾多郎到田邊元〉分析了現代日本的宗教哲學，特別是日本淨土真宗的思想發展。清澤、西田與田邊各自展開了其宗教哲學，三者對「自力」與「他力」的立場引起了不同的宗教哲學進路。哲學史上，哲學本來與宗教的關係千絲萬縷，但某哲學體系不一定只涉及單一的宗教立場。以西田幾多郎為例，雖然他的哲學經常被視為與「禪」有關，但其實西田亦有關心「禪」以外的宗派，甚至佛教以外的各種宗教立場。近代日本的宗教哲學，為跨文化哲學提供了一些新的思維與方法。

林永強的〈西田幾多郎與牟宗三——跨文化倫理學說的可能性〉不單比較了中日兩位現代哲學家對倫理學的想法，而且更提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：什麼是「跨文化」哲學？所謂「跨文化」，它否定文化的本質主義，而是重視一種「文化混血的動態交錯」。如果說當代漢語哲學有豐富的跨文化哲學潛力，我們亦可以說日本哲學是一種「跨文化」的哲學，沒有所謂「純粹」的日本哲學。這一點對日本研究非常重要：我們不應無條件地把日本限定於某種文化源頭；相反地，日本文化從一開始便是混雜的。


此外，本專號亦刊登了一篇翻譯稿，即黃文宏譯西田幾多郎的〈叡智的世界〉。〈叡智的世界〉於一九二八年出版。當時西田哲學的主要立場是「場所」，有別於《善的研究》（1911年）的「純粹經驗」或《自覺中的直觀與反省》的「自覺」立場。所謂「場所」，涉及了邏輯學及存在論的兩個面向：邏輯學上的場所，是指不能成為主語的述語，即包括一切述語面。傳統的存在論視「基體」不能成為述語的主語，「基體」是有而不是無，但西田則主張「絕對無」（即超越的述語面）才是所有存在的根據。〈叡智的世界〉闡述了西田的「場所」，亦有論及後期西田哲學的一些重要概念，如「行為」、「身體」及「歷史」等。二〇一一年是《善的研究》出版百周年，〈叡智的世界〉的翻譯將為漢語區域的讀者們提供一個《善的研究》以外的文獻，相信有助學界進一步了解西田的哲學。

在此，我們衷心感謝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（以下簡稱高研院）黃俊傑院長對日本哲學研究的支持和鼓勵，讓上述研討會和本專號能順利舉辦和出版。另外，同年（2012年）九月一日至二日，在黃院長的大力推動下，以「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哲學」為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假高研院舉行，匯聚日本、韓國、臺灣和香港的學者，共同研探日本哲學。會議的報告論文亦計劃出版，進一步深化日本哲學的研究。透過團結和對話，漢語學界的研究力量進一步得以鞏固和開拓，繼而提升其學術水平，讓海內外人士更加認識和留意漢語學界的日本哲學研究。日本哲學作為東亞哲學運動的一員，其研究在東亞地區，以及全球皆有重大意義，本專號希望能夠誘發更多年輕學者參與日本哲學的研究。日本哲學在漢語學界的研究

得到持續發展的情況下，《日本哲學資料集》、《日本哲學期刊》和《日本哲學叢書》等的出版亦指日可待。

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Zhang Zheyuan in black ink,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.

張政遠  
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師

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Lin Yongqiang in black ink,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.

林永強  
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特任准教授